

马上皇帝 传奇

刘恩铭



马上皇帝传奇

刘·恩 铭

明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描写满族民族英雄汗王努尔哈赤戎马一生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作者从努尔哈赤降生写起,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努尔哈赤怎样由一名小“神箭手”,当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怎样由弱到强,成为与大明王朝抗衡的劲旅,最后战场负伤,卒于沈阳的全过程。作者不仅着力塑造了努尔哈赤、梨花、图鲁什和李成梁等人物形象,而且还形象地再现了我国 16 世纪的历史风貌和满洲风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马 上 皇 帝 传 奇

刘 恩 铭 著

*

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 插页 202 千字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9,200

书号 10333·57 定价 2.05 元

目 次

第一章	乱世降生费阿拉	
	离家出走抚顺城	1
第二章	试功比武遭绑架	
	巧遇梨花诉衷情	16
第三章	荒滩遇险犬救主	
	死里逃生进深山	31
第四章	意外重逢长白山	
	逃婚离开苏子河	46
第五章	入伍投军广宁府	
	仇人相见军营帐	61
第六章	父祖古勒遭残害	
	攻打图伦报冤仇	76
第七章	夜遇刺客征兆佳	
	刀下留情收卓罗	91
第八章	背箭请罪整军务	
	延挽人材战浑河	106

第九章	兴建都城定国政 进京告状窥时机.....	122
第十章	出使辽东派钦差 五门出殡施迷雾.....	136
第十一章	单骑诱敌斗叶赫 怒砸石碑驱鬼魅.....	151
第十二章	神机妙算破联军 化敌为友结同盟.....	166
第十三章	全羊酒宴谢大恩 鸣锣张榜纳贤士.....	180
第十四章	山城风波未平息 骗婚毒计又袭来.....	195
第十五章	阿乞兰城救爱子 东海乌碣立战功.....	210
第十六章	定都称汗建八旗 深入虎穴取抚顺.....	224
第十七章	初战明军获大胜 连破数城惊天朝.....	239
第十八章	两军大战萨尔浒 总兵求神天齐庙.....	253
第十九章	夫人领兵赴战场 汗王遇险投监牢.....	267

第二十章	博采众议定大策	
	精兵良将战沈阳	282
第二十一章	震惊辽东乱明营	
	兵进辽阳收边官	297
第二十二章	寻找梨花悼功臣	
	私访故交得天机	316
第二十三章	西进辽河取广宁	
	相会寺庙见梨花	337
第二十四章	宫帙风波议汗位	
	殿堂题匾侍笔墨	358
第二十五章	法师献策伐宁远	
	亲人亡命卒爰鸡	380
后记		399

第一章 乱世降生费阿拉 离家出走抚顺城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赫图阿拉山屯(今新宾县旧老城)的屯民，在屯西南的一棵老榆树下，把平分的猎物刚刚搭上马背，准备回家。突然一声霹雳，把一匹匹烈马惊得哐哐直叫，四处逃奔。

正在树下主持分配猎获物的穆昆达(即族长)爱新觉罗·觉昌安，看到奔跑的马群，迅速从腰间掏出半尺长的海螺号，嘟嘟一吹，附近的马顿时停蹄，跑到远处的马也停了下来昂首顾盼，于是一场马惊，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三个牧马的阿哈(即家仆)赶着马群进了山寨。其中一个叫柯什柯的阿哈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觉昌安打千道：“禀报都指挥使，小奴听说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要发兵攻打山寨。”

觉昌安听了一惊。捋了捋长长的花白发辫，眉毛耸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柯什柯贴近觉昌安的耳边，神秘地说：“下晌俺放马时，听一个跑腿的山东老乡讲的。他说，这几天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一直骂骂咧咧，说他的儿子被爱新觉罗家的人所杀，杀子之仇一定要报。”

觉昌安听罢，连连摇头，喃喃地说：“我族人等历来规规矩矩，岂能干那荒唐之事？”他捻了捻胡须，又自言自语起来，“莫非，莫非以此为借口，想吞并我爱新觉罗的山寨？哼！休想！”他立即打发柯什柯骑马去找他的几个儿子，回烟突山议事。

爱新觉罗一大家族，在长白山西山区，是一个势力很强的女真氏族。再加上爱新觉罗·觉昌安已被明朝皇帝敕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这里住室房宅也显得十分气派。

太阳落山，觉昌安住处的东厢房外烟囱呼呼地冒着白烟。平时爱新觉罗父子，因狩猎，挖参，耕作，不常相见。觉昌安为尽长辈心意，今天他特意为儿子们备置了一些酒菜。做了一桌上等的宴席，等着儿子们到齐。

长庚星在西天闪烁，觉昌安的儿子礼敦、塔克世、额尔袞相继骑马赶到赫图阿拉。觉昌安立刻命阿

哈把屋里屋外的松树明子点着，整个山寨刹那间通明耀眼。

觉昌安的几个儿子向他施礼问安后，依次入座开席。席宴设在正房西间，南炕上摆着三张并起来的炕桌。觉昌安坐在上首，一一接过儿子的敬酒，相继喝干之后，心里觉着十分舒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昌安解开衣襟，敞开旗袍，卷起马蹄袖，异常愤慨地把尼堪外兰要发兵的消息跟几个儿子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

塔克世听罢勃然站起，对觉昌安道：“阿玛(爸爸)，我兄弟叔伯多人，今分居十二处，甚是分散，何不聚居，共同守卫？”

礼敦听了摇头叹道：“我等若同住一处，数千匹马，何处牧放？田地如何耕作？”

“那我们就忍气吞声，象先祖那样，任人宰割？”塔克世刚刚坐下，就捶着木桌同阿哥礼敦争辩道，“我辈需要攥成一个拳头，痛击来犯之輩！”

“此言有理！”一直沉默不语的额尔袞点头称赞道，“如我輩力量不足，何不借助明朝官兵？”

“不可！不可！”觉昌安连连摇头，“明人向来‘以夷治夷’，我輩切莫上当！”

正当觉昌安父子激愤之际，一个小阿哈一手拎着

马鞭子，一手举着松树明子，闯进屋里，施礼打千之后，上来报道：“禀报指挥使，您又得了一个大孙子！”

接着，阿哈又对塔克世笑着禀道：“恭贺您得了个大儿子！”

觉昌安听两次禀报，如梦初醒，马上转忧为喜，便捋着长须道：“我爱新觉罗部又添虎子，人多势众，看小小的尼堪外兰，能奈我何？”塔克世也很高兴，他忙转身对觉昌安说：“阿玛，您就给您的大孙子起个名字吧。”

觉昌安望着小阿哈手中的野猪皮鞭子，愣了半天神，然后夺过来，在手中捋着鞭梢，道：“就叫‘努尔哈赤’吧！野猪皮耐热耐冷又耐磨。但愿我的孙子能耐磨耐炼，象野猪皮那样，柔中有刚。”接着塔克世又给起了个小名——小罕子。

觉昌安坐在炕里面，忽听窗外传来着火的呼喊，噌地站起来，跳下炕，沙哑地呼叫着：“快去救我的大孙子呀！”

塔克世一边叫阿哈照顾好父亲，一边穿鞋跑出屋外。

塔克世家住在屯北，离觉昌安的住处，仅有一里多路。他穿过一片桦林，越过一片高粱地，不一会儿

就跑回家里。他站在栅栏外一看，院子里已挤满了人。邻近的族人或外姓人都赶来救火；有的拎着桦树皮桶到河里拎水，有的举着长杆打火，有的忙着搬运火堆周围的东西。有两个女人，还特意把小罕子用被子包起来，蹲在房头避火。塔克世走到近前，见妻子和儿子也都安然无恙，他长出了一口气，就赶忙转身去灭火。

等觉昌安拄着拐杖来到塔克世家时，火已经熄灭。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至近的邻居和塔克世及妻子喜塔喇氏。觉昌安从一个邻居手里接过小罕子，双手托着，看着他那一双大眼睛，暗自落泪，骂道：“是谁干的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叫我这大孙子刚生下来，就得不到人间安宁！”

原来觉昌安三年前从图伦城买来一个名叫塔昂开列的阿哈，此人贪吃贪喝，只要谁能多给钱，他什么都敢干。两天前，他在太子河边牧马，偶然遇到尼堪外兰派来的一个密探，两人过去相识，一见如故。密探给了他十两白银，报酬是每三天在河边向密探提供有关觉昌安家里的情报。可巧今晚觉昌安与儿子们商议如何对付尼堪外兰的事，他得知后，就偷偷地骑上一匹马，顺路在塔克世家点了一把火，逃向图伦城。

觉昌安听了十分气愤，当晚就紧急通知赫图阿拉

周围的女真人，加紧防守，以备尼堪外兰来侵扰。

秋去春来，日月如梭。由于觉昌安防守严密，尼堪外兰也就没敢轻举妄动。努尔哈赤也从咿呀学语，到举足迈步；从玩木刀到学骑术，都得到爷爷觉昌安的格外关照。觉昌安一心一意想把自己的孙子培养成象威吉思汗那样的“一代天骄”。

觉昌安虽已年过花甲，但挥刀弄枪，弯弓射猎，功夫仍然很好。努尔哈赤跟着觉昌安耳濡目染，勤学苦练，也渐渐学会一身好本领。就在努尔哈赤十岁的那年春天，觉昌安站在苏子河岸，仰望着北飞的大雁，忽然兴致神来，就叫阿哈将明朝赐给他的楠木弓箭取来，把族内能骑善射的人叫来，让努尔哈赤表演弓步射技。

大雁嘎咕嘎咕地从头顶掠过。众人来到河岸，觉昌安马上把弓箭递到努尔哈赤手里，捋着长须道：“给你一支箭，叫众人高兴高兴。”觉昌安马上喝道：

“射头雁！”声落箭飞，那只头雁应声落下。

这时叫好声一片。“神箭手努尔哈赤”的名字，从此传遍苏子河上下。

努尔哈赤回到家里，乐得额娘（妈妈）合不拢嘴：“好儿子，额娘听说你得了‘神箭手’的称号，心里再舒坦不过了。咱爱新觉罗家族个个男子汉，都能骑善

射。”

说罢，额娘就从炕柜上取下一包点心，嘱咐道：“小罕子，我的宝贝儿，你在屋里吃点心，额娘到河里去挑担水。”

努尔哈赤吃完了半包点心，仍不见额娘回来，就焦急地跳下炕，忽听岸上有人哭叫道：“喜塔喇氏，我的好媳妇，你死得好苦呀！”

原来，喜塔喇氏把努尔哈赤安顿好，挑着两只桦树皮小桶，走出前院，来到苏子河边。当她放下小桶，伸胳膊去舀水时，蓦地发现水里落了个红火球，顿时丢下水桶，惊叫一声，倒在河岸，一只腿掉在河里。

喜塔喇氏为何受惊？这事出有因。自打努尔哈赤出生那天，被人一把火烧了柴垛之后，她就得了“魔症病”。精神上经常出现“大火冲天”的幻觉：一旦见了火苗，就觉得火越燃越旺，火越来越大，如果看得时间长一点，“魔症病”就会马上犯。当她到河边舀水，左脚刚踏在沙石河岸上，陡然瞥见映在水里的夕阳，火的幻觉骤然出现。她脑子嗡地一声，当即眩晕过去，一头倒在河边的烂草里。

河水浸湿了她的腿。她下意识地蹬着腿挣扎着。她越挣扎，越往下滑。最后整个身子都滑进河水，被滚滚的河水卷走……

幸亏觉昌安从河边路过，才打捞上喜塔喇氏的尸首。

喜塔喇氏死后，塔克世又续纳喇氏为妻。从此努尔哈赤的心境变坏了。纳喇氏表面和善，实则为人刁钻，是咬人不露齿的“笑面虎”，努尔哈赤常受到继母的虐待。有一次，努尔哈赤偷偷地带了两张貂皮去姥姥家串门，回来后，继母就叫他在厨房站了半夜。

还有一次，一个女阿哈给纳喇氏洗衣服，因当时苏子河正在涨水，河水浑浊，她的白绸衫没洗净。等那女阿哈端着木盆进屋，纳喇氏一脚就把她连人带盆踢出门外，骂道：“你这贱东西，我不把你卖到高丽，你就不知道我的厉害！”当时，努尔哈赤刚好从外边骑马回来，看到后，马上上前劝阻：“额娘，饶了她这一回吧！”

“住嘴！”纳喇氏用食指指着努尔哈赤的鼻尖，吼道，“你也太没老没小啦！我花钱买的阿哈，是打，是骂，是买，是卖，都由我，那用你这毛孩子多嘴？！”

晚上，塔克世回到家里，纳喇氏就告了一状，说努尔哈赤平时与女阿哈勾勾搭搭，当面袒护女仆，侮辱长辈，太无家教。塔克世信以为真，就不分青红皂白，把努尔哈赤骂了一顿，并罚他在磨房里站了半

宿。

这样，努尔哈赤与继母，越来越对立、仇视。平时他看到继母总是低头不语，纳喇氏碰见他也是视若仇人。一直等他长大到十四岁时，因时常出门参加围猎，或到山上挖参，继母对他的态度也好了些。

万历元年初夏的一天，努尔哈赤进山挖参回到家里，刚刚放下身上的背架，停在堂屋门口拭汗歇息，忽听继母的房间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姑姑，您还讲啥价呀？快说吧，要不您那男人闯进家里，我就完了。”

“看你这个胆小鬼！”继母仿佛推了一把那个陌生男人，道，“塔昂开列，别动手动脚的！”

“塔昂开列”，如雷轰顶。他不正是十四年前在这院子里放火，妄图烧死自己，而使额娘得病致死的仇人吗？努尔哈赤听到塔昂开列的名字，顿时怒火填膺，于是他拎起一把镢头，闯进屋里。

继母正坐在塔昂开列的怀里。她见努尔哈赤忽然闯进来，刹那间羞红了脸。当努尔哈赤举起镢头，砸向塔昂开列时，她恼羞成怒，吼道：“住手！小兔崽子，你也太无礼了！”于是跳起来，抢过镢头，扔到地下，把努尔哈赤赶出屋。

塔昂开列被放走了，努尔哈赤气得躲到马棚里睡

着了。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他，他揉了揉双眼，见是阿玛塔克世气哼哼地站在眼前。

晚上，觉昌安听说塔克世打了努尔哈赤，十分心疼，就派人去叫塔克世过来，弄个明白。可是，塔克世进屋没说三句话，就听阿哈跑进院里，嚷道：“老爷，不好了，努尔哈赤逃跑了！”

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带上三张貂皮，骑上一匹大青马，离开烟突山，直奔抚顺关。

这几年，他常听爷爷讲，抚顺城是关外热闹的都城。自天顺八年，抚顺城东三十里设马市后，每月逢三、六、九，集市异常兴隆。

都市的繁华，场面的热闹，吸引着好奇心特别强的努尔哈赤。所以当他下定决心离家，独自谋生时，就毫不犹豫地奔向抚顺。当晚，他顺着苏子河，策马飞奔，黎明时分，就赶到辽东边墙。

他跳下马，把马拴在苏子河的一棵大树上，蹲到河边洗把脸，觉得饥肠辘辘。他直起腰，刚好发现一个挑担进城的汉人，就跟他打起招呼。这人原来是卖烧饼的。努尔哈赤没有独自买卖过东西或换过物品，就从马背上扯下一张貂皮，用汉语说道：“老伯，换俩烧饼吧。”

那卖烧饼的一惊，连忙摇头，笑着说：“两个烧

饼，怎能换得了一张貂皮？不能收你的貂皮呀！”随之，从柳条筐里掏出两个烧饼，递到努尔哈赤的手里。

努尔哈赤接过烧饼，见卖烧饼的老汉不收貂皮，手里拿着烧饼也不肯下口了。他迟疑了一阵子，就把烧饼塞到老汉的筐子里。

卖烧饼的老汉见这十三、四岁的孩子，如此诚实可爱，就又拿出烧饼，边递边说：“好孩子，两个烧饼值几个钱，吃吧，吃吧。下回我再见到你时，如果我累了，骑骑你的马，你能跟我要钱吗？”

几句话，把努尔哈赤说乐了，他接过烧饼，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吃过烧饼，又跑到河边，双手捧着清凉的河水，喝了个够。当他回身去找卖烧饼的老汉时，老汉已越过边墙，进了抚顺界。

日升一丈，努尔哈赤来到抚顺关马市。这时市场上已熙熙攘攘。他牵着大青马，站在一个高坡上朝市场上看去，只见在一条南北大街两侧，席棚草屋错落错落，户户相挨，形成东西两排铺面。努尔哈赤把马寄放好，就钻进那五光十色的闹市。他绕过羊市、马市，在布行、下杂铺逛了一阵，就径直朝商市南头卖唱的地方奔去。柳荫下，人围得水泄不通，努尔哈赤走近戏场，见无缝可钻，就索性爬上一棵碗口粗的柳树，